

# 追求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

——从巴赫金小说本质理论看小说本质理论的发展趋向

高红梅

(长春师范学院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2)

**摘要:** 巴赫金以语言为切入点, 将社会现实生活与语言紧密结合起来, 认为小说的语言是被社会现实生活化了的。实际上, 他把小说等同为一种现实生活的语言形式, 认为小说具有杂语性和开放性两个特点。巴赫金小说本质理论体现了小说本质理论的一种发展趋向: 追求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

**关键词:** 巴赫金; 小说本质; 杂语; 开放; 融合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6-0007-06

巴赫金(M. M. Bakhtin, 1895-1975)是上个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理论涉及哲学、美学、诗学、语言学、符号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 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他著述广泛而又皆为经典之论, 所以在现代西方文论界被奉为奇才。正如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所说:“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 米哈依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 他那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作品, 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 人们不免感到困惑: 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 的确, 他的思想如此多姿, 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sup>[1]</sup>他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问题: 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理论、形式主义方法理论等。巴赫金对小说理论的探讨是他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驿站, 集中放射出他的思想光芒。

他在研究小说理论时, 克服了以往文学研究中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弊端, 认为语言统一了形式与内容, 即形式与内容在语言中得到了统一。他还穿透了被书房所遮蔽的传统修辞学的狭隘视线, 看到了“书房以外语言的社会生活, 如广场大街, 城市乡村, 各种社会集团, 各代人和不同时代的语言的生活”<sup>[2]37</sup>。他将(统一了形式与内容的)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现象, “它所活动的一切方面, 它的一切因素, 从声音形象直至极为抽象的意义层次”<sup>[2]37</sup>, 都具有社会性。语言也只有放在社会生活中才富有鲜活的生命力。看来, 巴赫金摒弃了传统修辞学对小说语言所作的偶然性观察评价, 以哲学和社会的角度研究小说体裁并探讨小说的本质。

国内已有不少研究者论及巴赫金的小说本质理论, 比如, 程正民认为:“……小说体裁的出现和发展, 是同社会的转型, 语言和思想的稳定体系出现解体相联系的, 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学创作是存在于积极的多语世界之中。”<sup>[3]</sup>夏忠宪在《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sup>[4]</sup>、沈华柱在《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述评》<sup>[5]</sup>中对此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收稿日期: 2008-01-28

作者简介: 高红梅(1974-), 女, 辽宁岫岩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 一、巴赫金小说本质理论

### (一) 小说的杂语性

巴赫金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囿于对小说的语言学描写及小说的某些修辞因素的局限,从小说和小说语言的修辞整体对小说本质进行深入探讨,揭示出长篇小说的本质:“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sup>[2]40-41</sup>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了解小说的杂语性:

#### 1. 杂语的出现是小说体裁存在的前提条件

传统观点只认可语言生活中的两极,“这两极就是一个统一语言的体系,以及用这一语言说话的个人”<sup>[2]47-48</sup>。而“统一的语言”这一范畴是由规范语种构成的,代表着语言向心力的趋向。在语言向心力作用的同时,离心力也在显示着自己的威力。而长篇小说这类艺术散文体裁,恰恰就是在非集中化离心的轨道上逐步成形的。当诗歌在官方的上流社会和思想意识界中竭力令语言与思想世界集中化时,在与此相对的民间社会中,在游艺场和集市的戏台上,“人们却用杂语说着笑话,取笑一切‘语言’和方言,发展着故事诗,笑谈,街头歌谣,谚语,趣闻等等”<sup>[2]51</sup>。在这里,人们打破了官方的语言中心,这里的人无论是学者、诗人,还是僧侣、骑士,都生动地戏弄语言。这些话用俚俗语言组织起来,同时又与公认的规范语言核心(连同它所有的体裁)不同甚至是相对立的,巴赫金就把上述这些目的用于讥讽的模仿,与当代各种官方语言针锋相对地对话的话语称为“杂语”。

这样,语言世界中就出现了不同的话语,而这些不同的话语正是小说体裁存在的前提条件。巴赫金在《小说的言语》中阐述道:“小说,这就是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同话语,有时是不同语言和个性的不同声音。统一的民族语言内部分化为各种社会方言,诸团体的生活方式,职业行话,诸体裁语言,各个年辈和年龄的语言,各种倾向的语言,各种权威的语言,小团体的昙花一现的时髦语言,每日甚至是每时的社会政治语言(每天都有自己的口号,词汇,着重点)……。所有这些都是小说体裁的必要前提:小说用社会不同话语和在其土壤上产生的个性的不同声音谱写自己主题的交响曲。”<sup>①</sup>

#### 2. 对话化的杂语造就了小说的特殊散文艺术性

杂语在产生以及同核心话语相对立斗争的过程中,它是已经对话化的杂语。而对话又是杂语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话语内在对话性通常在对自己对象的称述过程中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当自己同他人话语遭遇时,不仅在对象身上可实现同他人遭遇产生的对话性,而且听者的主观视野亦成为对话的舞台。很显然,“对话是由自己的(从说话人的角度看)话语和他人(对方)的话语构成的”<sup>[2]63</sup>。当话语的对话性渗透到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中后,“对话了的相互呼应”激活了话语本身,流动于话语的各个层面,使话语从内到外都焕然一新。话语内在对话性在小说中得到了艺术上的美化并成为作品的主要审美对象。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内在对话性要成为小说的形式力量,还必须借助于社会杂语的充实。

杂语中的所有语言,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语言,都可以被作为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的视点。如此,这些语言就能在共存中相互比较、相互补充、相互对立从而形成相互对话的关系。对话关系既存在于社会杂语之中,同时又映入小说艺术家的创作意识之中。因此,当它们全部进入到长

① 转引自彭克巽. 苏联文艺学学派[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7-168.

篇小说的一个共同层面上时,小说就可以对各种体裁语言进行讽刺性摹仿,可以用各种形式摹拟和表现种种职业语言、流派语言、几代人的语言、社会方言等。所有的一切都可间接表达作者的意向;而这些明确起着限定作用的意向不断地丰富着语言本身,也逐渐使小说语言成为用“杂语表现的关于世界的具体见解”<sup>[2]74</sup>,长篇小说也就能“对社会气氛的细小变化和波动都会做出反映”<sup>[2]82</sup>。

可以说,在外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小说语言形成了其杂语性的特征;而小说的杂语性又是小说体裁形成的动力。

## (二) 小说的可塑性

前人曾运用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诗学理论对小说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出其内在的稳定特征,可还是未能逃脱败走麦城的命运。面对小说,巴赫金对以往的小说体裁理论进行根本的改造。他认为史诗、悲剧等其它体裁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其稳定不变的骨架已经非常衰老。但小说这个文学家园中的后起之秀却朝气蓬勃,尤其“长篇小说是唯一的处于形成中还未定型的体裁”<sup>[2]505</sup>,它不是“有着稳定不变的骨架却很少可塑性了”<sup>[2]505</sup>,而是有很大的可塑性。小说不仅塑造了自身,而且也塑造了其它体裁,塑造了文学。

让我们简要回顾小说形成的历史。小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家伙,根本就难以同其它体裁风雨同舟;尤其是在正统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希腊文学、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以及古典主义时期。小说偏居于多种体裁和谐生活的整体之外,但这并不影响它对其它体裁的认识与选择性的吸纳。小说把它们作为不同体裁来进行讽刺的模拟,“揭露它们形式和语言的假定性质,排除一些体裁,把另一些体裁纳入自己的结构,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和新的语调”<sup>[2]507</sup>。就在讽刺性模拟的过程中,小说自然就摧毁了一些旧体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体裁个性,形成与发展自己的程式骨架。而且小说极富自我批判精神,总是让每一个变体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小说发展的历史就是小说体裁中占主导地位的变体讽刺或滑稽化的过程。

小说在讽刺性模拟其它体裁的过程中形成核心骨架的同时,将其它体裁小说化。现实生活的变化决定了小说的形成、发展与繁荣。因为小说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唯一体裁,所以它更能积极、准确地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自身处于形成之中,才能理解形成的过程。小说与现实世界的生死之恋,使它最终成为文学家族中的掌门人。作为掌门人的小说,自然会将自己的形成与未完竭的特点传授给其它成员,加快了其它体裁与现实领域结合的步伐,从而将它们逐步小说化了。这种现象在小说主导的时代里尤其明显。18世纪下半期——小说第一个兴起与繁荣阶段,像易卜生、霍普特等人的戏剧,拜伦及海涅的诗等其它体裁都不可避免地印上被小说同化的痕迹。需要指出的是,“其它体裁的小说化不意味着服从格格不入的体裁规范”<sup>[2]544</sup>,恰恰相反,这使它们也能部分摆脱陈腐与僵化的固定程式,为它们那枯黄的生命带来新的生机。

其实,小说的杂语性、可塑性都是小说反规范性的体现,小说自身充满着巨大的颠覆力量,它击碎了官方一元权威的神圣偶像,冲破了话语霸权,创造了一个多语世界;它动摇并击毁高贵古老的体裁,实现了其自身的价值;以自己成长的力量预示着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向与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总之,巴赫金的小说本质理论,以语言为切入点,将社会现实生活与语言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小说的语言是社会现实生活化的语言,而小说是一种现实生活化的语言形式。我们可以称他的小说本质理论为“社会生活化的形式论”。巴赫金的小说本质理论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及一元

思维模式,建立了它独有的对话思维方式。这种对话思维既反对传统文化的独白思维又不赞同边缘文化中心化;而是要让边缘与中心形成对话与交流,并在对话与交流过程中碰撞,从而创造新生命的火花。

## 二、从巴赫金小说本质理论看小说本质理论的发展趋向

巴赫金的理论研究既非常注重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内部探讨,同时又紧紧围绕着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将重语境与重形式、结构结合起来,内外兼顾、综合研究达到了兼收并蓄的效果,体现了一种“众人皆睡醉我独醒”的孤傲风范与成熟理性。巴赫金的整体综合研究方法也体现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小说理论研究的大趋势。

### (一) 小说本质理论研究是开放的

巴赫金以其恢弘的气势和广博的视野将小说置于整个文化体系中进行探索分析。他反对苏联文艺学及世界文论研究视野的狭隘。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只是将探索局限在较近的年代里,并刻板地去探讨那些已经定形和完成的东西,而极少关注那些离我们年代久远而又处于萌芽及发展中的东西,即便去研究它们也还是脱离不开固定化的模式。其实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范畴,在不确定的范畴中用固定的方法去研究尚未成形的东西,其荒谬性就不言自明了。

他指出:“文学是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sup>[6]</sup>因为文学是不可能横空出世的,它是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产生和出现的,它体现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它的语言是早已形成的,它的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模式也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很显然,文学的产生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且也正在整个文化大体系中不停地向前发展。所以,“文学过程与文化过程是不可割裂的一部分”<sup>[2]37</sup>。

于是,在对小说本质进行剖析时,巴赫金将小说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并向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开放。在学科开放的交叉与交流之中,开拓研究小说的新方法。他把小说置于狂欢化的民间文化中加以观照与研究。狂欢节是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一种形式,它在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节庆活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相关的广场表演与仪式,消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使生活与表演交融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人人都在平等地参与这个世界的再生与更新。这样,狂欢节作为一种潜在与活跃的因素,促成了人们看世界的一种新方式——“从狂欢节诙谐的角度看待世界”<sup>[7]16</sup>。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渗入文学作品中又导致了体裁及语言的变化。在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为诙谐性的文学作品,语言则体现了杂语化的倾向。这些变化所包含的深层意蕴为:狂欢节的笑。它瓦解了严肃现象的绝对与固定,结合了戏谑、赞美、诅咒等新的因素,从而积聚了巨大的创造力量,促成了小说体裁的形成。巴赫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小说的杂语性及可塑性本质。正如他所说:“在文学发展的所有时代,狂欢节,在这个字眼最广泛意义的影响是巨大的。”<sup>[7]317</sup>

巴赫金的小说本质理论是他整个狂欢化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是从小说的体裁渊源探讨小说的本质,菲尔丁等先驱学者承袭文学传统的衣钵,并奉之为神明。他们认为殿堂文学孕育了小说,是主流社会的产物,并以此为骄傲的资本。巴赫金则有意回避主流,从民间的田地找寻真理的麦穗,以清新的乡野之风吹散陈腐之气。在菲尔丁等人的观念中,小说永远是离不开父母的

孩子,它乖巧到臣服的地步;巴赫金则把小说描述成一个勇于摧毁一切的叛逆儿,它活跃至桀骜不逊的程度。因为,他认为在文学体裁中,小说体裁是最具有狂欢性的体裁,它同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两种理念观照下的小说本质自然呈现出南辕北辙的趋势。

我们发现小说是人类文化整体地图中的一个结,它丝毫没有脱离文化的权力;相反,社会意识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将小说渗透到底,它只有在整个文化视野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个性。任何将小说从中孤立、隔离出来的研究方法,都是极为错误的。巴赫金所带给小说本质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向是:小说本质理论研究应当是开放的,具有普遍性的本质论涵盖了大多数小说形式,存在于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整体观照中。小说本质必须在开放中找寻自身。

## (二) 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

小说既然只有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才能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那么小说本质理论将永远具有不可或缺的双翼:“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它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就会失去中心。”<sup>[8]</sup>也就是说,在进行小说本质研究时,必须既注重小说文本结构的内在特征,又要把握好小说的外在文化现象,否则就会有偏颇之处。在这一点上,巴赫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文学作品所呈现的意义与其物质肌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在文化领域中躯体与涵义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界限,因为文化不是用僵死的成分构筑出来的,要知道,及时简单的砖瓦,如我们上面说过的,在建筑师手里也以自己的形式表现着什么。”<sup>[9]369-370</sup>文学作品的意义必须靠物质躯体即结构、形式等才能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作品本身的结构、形式,作品的意义将无从渗透;如果只注重作品的结构、形式,那作品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立足的根基。众所周知,在文论史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倾向,一种是社会学倾向,另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倾向。在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形式主义文学流派,他们主张从形式的角度来规定文学的本质,把文学视为一种表现形式。到了60年代,包括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内的西方文学理论走上了一条“向内转”的道路,即所谓的“语言学转向”。针对这种潮流,巴赫金高度评价了结构主义在探讨小说内在结构规律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与此同时,他又反对结构主义将小说隔绝、孤立于文本之中。针对形式主义的主张,巴赫金提出:“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所决定。”<sup>[9]38</sup>文学的文学性不能与外部的社会历史生活因素相隔离,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赫金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应当从文学的内部结构、语言功能来揭示文学的社会审美性。在研究文学时,应该把文学作品的形式看作一种体现作品意义的物质实体。他认为形式主义的问题恰恰在于,它割裂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等方面那生生不息的纽带,过分地强调其社会性或纯客观性,把文学作品隔绝成大海中的一座孤独的荒岛。

文学的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是在互动中融合的,之所以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种体现作品意义的物质实体,是因为文学的外在因素可以转化为内在因素并逐渐决定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文学的外部因素与内在因素是互动的整体。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创造出小说的复调形式,是因为他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生活的对话性。“任何影响文学的外在因素都会在文学中产生纯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逐渐地变成文学下一步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sup>[9]38-39</sup>文学因素这种内外的辩证转化,为我们探讨小说及文学的本质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全新的天地。在这个新天地中,小说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也就形成了融合。社会生活化的外在因素

使语言趋向分化与丰富,小说语言就在社会生活化这一外部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其杂语性的特征;而小说的杂语性又推动了小说体裁的逐渐形成与发展。

### 三、结 语

综上所述,追求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代表了小说本质理论研究中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因为小说本质理论十分复杂,以往某一种本质论都只强调了小说极为有限的某一方面,都不能涵盖小说本质的全部内容。看来只有把小说放在一个较为开放的文化体系中并强调小说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互动与融合,才能对小说本质有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阐释。

#### 参考文献

- [1] [法]托多洛夫. 批评的批评[M]. 王东亮, 王晨阳,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7.
- [2] [俄]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3] 程正民. 巴赫金文化诗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07.
- [4] 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5): 74-82.
- [5] 沈华柱. 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述评[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1): 69-73.
- [6] [俄]巴赫金. 文本、对话与人文[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03.
- [7] [俄]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M]. 李兆林, 夏忠宪,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8] 王建刚. 狂欢诗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254.
- [9] [俄]巴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M]. 李辉凡, 张捷,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9.

## Pursuing the Interaction and Mixture in an Open State

### ——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the Essence of Fiction from Bakhtin's Theories

GAO Hong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 130032)

**Abstract:** Starting with language, Bakhtin's study connected the social reality with language. He held that the language in fiction was made close to the social reality. In fact, he considered fiction as a kind of language which was equal to the social reality, which had the features of being mixed and open. Bakhtin's theory on the essence of fiction represents the tend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the essence of fiction. That is to pursue the interaction and mixture in an open state.

**Key words:** Bakhtin; The essence of fiction; Miscellaneous language; Opening-up; Mixture

(编辑: 饶道庆)